

王克敏的醜劇

●王 覺 源

趙恒惕怒毆副監督

王克敏，字叔魯，行三，官場及其家族中人，多以「三爺」稱之。清同治十二年（一八七三）生於廣東。原籍浙江杭州。他在廣東人多的場合中，自稱廣東人；在浙江人多的場合中，則以杭州人自居；便可見其居心之所在。先世多營實遷之業。父王存善，清末，以候補道分發至廣東候差。時湖南茶陵譚鍾麟（文卿，歷督陝、甘、閩、浙、兩廣。係國民政府前行政院長譚延闓先生之父）任兩廣總督。王存善頗得總督的重視，許為能員，相當走紅。王克敏幼聰慧，為學亦勤。十七歲（光緒二十九年）中舉人；因家境不裕，不能繼續科甲路線求進。得其潘姓世伯某，助以巨金，入京捐費候補道，他便有了踏入仕途做官的終南捷徑。

王克敏少承能吏名父的庭訓，深習為官、理財之道。加以廣州為開中外貿易先風之地。王克敏經常活動於華洋買辦之間，耳濡目染，對於金融、理財之術，領悟甚多。這也就是他後來在金融財政界，營運得法的張本。清末，他以候補道

的資格，在京資緣奔走於同鄉前輩之門。鑽求結果，奉派赴日本，任留日浙江學生監督。繼改任為駐日公使館參贊。光緒三十二年，清廷在日設留日學生監督處，王克敏調任副監督，辦理留日學生事務。他此時，年不過二十許，由於精明幹練，得志太快，也開始不務正業，漸趨腐化，染上貪任污法的惡習。當年留日的公費學生，例由政府按月發給定額公費，以彌補其生活費用。王克敏管理發放此項公費時，不但不遵規矩，且異常刻薄。並常藉口拖壓以自肥。留日學生，咸恨之入骨；但又無可奈何！

時湘人趙恒惕氏（字炎午，衡山人，北伐前後任湖南省長及省參議會議長），亦以公費留學日本士官學校。某次士官學生前往領取公費，趙氏亦在列。王克敏仍施其故技，幾經學生情商，始允發給半數。時趙氏年輕氣盛，又孔武有力，氣憤之餘，嘗排眾向前，飽王以老拳。隨一手牽其髮辮，拖出辦公室，一手痛摑之，直至王克敏乞憐討饒，允發全數公費，始予釋手。事後所有留日學生聞之，無不稱快！咸目趙氏為「猛將軍」。復有人將此項消息傳至清政府。光緒三十三年冬，王克敏奉調回國，或與此事不無關係。王克敏初入仕途，即受此一風波的磨折，或為其命運不佳，亦實由其自不安分所造成。

一年財長十大禍首

王克敏由日回國以後，其同鄉前輩，有未明其內幕情形者，仍以國家需才孔急，而王克敏嫻習洋務，又極力為之各處揄揚！先後被介赴度支部與外務部服務。繼入直隸總督楊士驥幕，襄辦外交。陳夔龍任直隸總督時，派任直隸交涉使。自斯而後，即本其擅洋務，長理財，會做官的技能，活躍於政治舞臺，漸漸顯露頭角。

民國成立，在北洋政府時代，雖已改朝換代；但清末官場中的腐習，依然如故。加以滿清專制覆亡後，一切都較自由。王克敏便積極向各國在華銀行、洋行的洋老闆與華洋買辦階級，聯絡勾結，藉作向金融、財政、交通界進身之階。民二，遊歐返國，洋氣、洋派，更加十足，專為軍政領袖及財政、交通各部介紹辦理借款、買賣——尤其是軍火——事宜。回扣盈利收穫之豐，使其社會地位，頓歸於資產階級之列。從而挾其

多財善賈之勢，闖進財政金融界之門。翻雲覆雨，顯盡身手。民國六年十二月，代總統馮國璋與國務總理段祺瑞鬧「府院之爭」時，段氏掛冠而去。王士珍（聘卿，河北人，袁世凱門下三大將之首）代國務總理時。內閣改組，王士珍以王克敏有財神之名與富足之實；既長於理財，又係好友；便急物色之擔任財政總長。隨之，先後兼任鹽務督辦、中國銀行總裁，真無異一步登天。其發跡之快，方之時要，實無與倫比。

不過他任財政總長，僅僅一年。民九年，直皖戰爭後，王克敏為十大禍首之一。徐世昌下令通緝。以後數年，他雖沒有在政壇做官。却因中法實業銀行、天津保商銀行、中國銀行，都仍掌握在他的手中。專營金融投機操縱之事，「財神」的雅號益彰。自十二年到十三年，北方政局，一直動盪不安。內閣疊更，歷屆總理，都想利用「王財神」，為其政府的金融財政撐腰。所以他才得蟬聯財政總長，達五屆之久。「九一八」以後，日人多田之所以要利用王克敏而不肯放手者，「日本通」固為其一因，實則靠「王財神」來支持，乃其主要目的。王克敏穩坐財政總長寶座，及十三年十月，直奉戰爭發生，馮玉祥反吳佩孚，發動所謂首都革命。曹錕下野，又驅逐清遜帝溥儀出宮。王克敏則幾被馮玉祥逮捕槍斃了。幸而逃脫赴津，才放棄了財政總長之職。隨之政府以王克敏有親日關係，獻媚日本，以圖自固，曾下令予以通緝。他便挾其優厚的財勢，遠走天津、大連、青島、上海各地，不興風於政治舞臺，乃作浪於金融市場。及十七年，革命軍北伐成功

，國府以北洋顯要多人「劣跡昭彰」，下令通緝。王克敏亦在其列。從此他便隱匿於日本，斂跡了兩年多。

吃喝嫖賭生活糜爛

北洋政府時代，政壇人物，多認王克敏為一極精明幹練之人：見識手段，多有異人之處；處理政務，練達老辣；能顧其大，亦不遺其小。頗具才情，偶能詩文。且富有冒險的勇氣，凡所計劃好的公私事務，便敢作敢為。唯一缺點，就是不太講究原則。雖極得日本人的信賴，却為僞主席汪精衛所忌嫉。身體狀況，並不俗氣。惟兩目深凹，日夜不論何時，都戴着一副黑眼鏡。與馮玉祥部下，一個江湖老頭子張樹聲相仿，比內閣總理靳鵬子（雲鵬）眇一目，更遜一籌。而其心性，亦與一般人特異，經常神經兮兮的，時刻害怕生病，尤恐懼終身變為殘廢。見人則頻頻訴苦，除此以外，亦不愛多言。他這種心理狀態，據瞭解其人者說：此固由其神經系統，有點衰弱；亦由其一生，時不甘於寂寞之所致。既好貪杯，又愛女色，終日雪茄不離手，麻將不離桌。每逢賭局，興趣特濃，又不免患得患失。或謂即其恐懼病的根源。每求醫治，醫則常以「四少」勸之：「少飲、少嫖、少抽、少打」，自然就會健康起來！王克敏又笑而答之曰：「不飲和節慾可以，雪茄、麻將則頭可斷，不可缺也。」其實他說的：「不飲、節慾」，亦一時自欺欺人的謊言。

北京與其同流合污之人，均謂：「王克敏之所以必戴黑色眼鏡，實因其斲伐過甚，腎虧精損。目

深凹，御黑眼鏡，好上韓家潭和八大胡同耳。（皆北京妓女聚集之所）」。

王克敏一生，有兩最大嗜好，多半是從其少年時代「不務正業」養成的：一為賭博；一為好嫖；在北京官僚政客中，是出了名的。北洋時代，政客官場中，有兩個著名的賭徒：一為曾任鹽務署署長和幾屆財政總長的張弧，號岱杉，浙江蕭山人。與王克敏為同鄉好友，同搞金融財政的伙伴。王克敏任「華北政務委員會」委員長，就是接替張弧而來的。另一個就是王克敏。兩人都被稱為賭場中的大好佬。兩人臭味相投，友誼時間亦最長，無論好事、壞事，都能共守秘密。賭起錢來，常一擲數萬或數十萬，面不改色，態度自若。關於這一點，比較言之，王克敏的氣魄，又略勝張岱杉一籌。

以嫖而言：王克敏貪賭、濫賭，常晝夜相接不息。繼之，牛飲、狂嫖無虛夕。狂嫖、濫賭的結果，由於身體精力斷喪過度，便累及於目力大損，變為深凹的畸形。較之靳雲鵬斜一目更難看，所以必常戴墨晶眼鏡，以掩其醜陋面貌。外號「王瞎子」，即由此而來。北洋政府時代，天津和上海一樣，是中國南北兩大華洋雜處，藏垢納污的地方。天津藉租界為護符，早為北京官僚政客遊樂尋歡和遇事避難之所。每週末日，即相率赴津，嫖賭玩樂，無所不為。若輩多不作客親友之家，或回自己的津寓公館。總是駐足於飯店、旅社。利其隨心所欲，取給方便。王克敏周末赴津，居住的老地方，便是「利順德飯店」。飯店的茶房，深悉王總長的習慣與嗜好，招待得無微

不至。輒預爲羅致約定一些交際花草，以備其選擇。因爲王克敏，常不樂妓女慣常習氣，而愛嗜民間樸質異味。所以每屆週末下午，鶯鶯燕燕之查詢王總長電話者，不絕如縷，亦成了利順飯店特色之一。

以生活糜爛若是的王克敏，每日大部份的時間，似都消磨於烟、酒、嫖、賭之中。晚年更貪上了阿芙蓉。除作日人之利用工具外，便無多少可取了。他雖作了日本在華北的頭號漢奸，其名掌握了北方的最高僞政權，實則做事不但沒有主宰，且沒有原則。俄頃之間，決心可以數變。祇注視當前最新的問題，毫不計及未來的現象和後果，乃其最大的毛病。故華北政壇之知彼者，都不輕易和他作任何決定或許諾。惟日人則獨樂與他交接，因其奴性特重，能牽着鼻子走，是最好擺佈，作漢奸的最好材料。

曹三變章李六路線

劇醜的敏克王

直皖戰爭後，王克敏被總統徐世昌下令通緝。不久，通緝令取消，王克敏仍繼任了幾屆財政總長。及十二年，曹錕賄選當上大總統。十三年一月，孫寶琦（慕韓，浙江人）組閣爲總理。孫與王克敏爲杭州同鄉，亦多年世交。孫爲利用財神，仍任之爲財政總長。嗣因金佛郎案發生。兩人持見紛歧，雖經浙江同鄉極力調解，雙方皆不肯讓步，終於鬧得各向曹大總統提出辭呈。歷屆最無能的大總統，就是曹錕。他對孫、王兩方，都是好友，覺得都有利用的價值；雖認必留一去一，問題才能解決。但留誰去誰？又覺左右爲難

了。王克敏表面雖提辭呈，實猶戀棧不已。以患得患失心重，乃致終日惶惶，苦悶已極！商之於侍妾小阿鳳（即王揖唐繼室顧媽之寄女，後來扶正，人多以三太太稱之）。三太太獻計：惟有走李彥青的路線，才能起死回生。

李彥青，字漢卿，行六，人稱李六，尊之則稱「六爺」。傳係保定浴室的擦背捏腳的小伙計（有說：是戲院裡唱花旦的）。曹錕素有分桃斷袖之癖。當其任團長駐防保定時，見李六容貌姣好，細皮白肉，柳腰豐臀，狀若婦人女子，乃收之爲面首，成了曹錕的「男妾」，專寵擅權。由馬弁而副官，漸升至曹錕任大總統時，已是公府的收支處長，軍需廳長。及其已貴，仍須侍曹大總統於延慶樓，洗澡、擦背、捏腳。李六恃勢，平時作威作福，爲非作歹之事亦多，尤其是刻扣軍餉、軍械。馮玉祥因恨之入骨，久欲食其肉而寢其皮。十三年，馮玉祥入北京，發動政變，當時下了兩道命令給北京警備總司令鹿鍾麟：一令是逮捕李彥青，予以槍斃。以後我還看過「槍斃李彥青」的話劇，腦中還約略有點印象。另一令則爲扣押王克敏（亦爲刻扣軍餉之事）。王克敏事先得了消息，迅速逃赴天津東交民巷，始免於難。

王克敏與小阿鳳商通，決走李彥青路線之後。計將安出？便邀宴李六來家。小阿鳳以李六原爲不學無術，粗野、鄙陋、貪吝之輩，既要說之以利，也要動之以情。才能如願以償。便與李六先說明金案互爭與雙方辭職的經過。次入正題，說明：「金案如依財部意見解決，對國家與大總統，都有百利而無一害。再則如說服大總統接受財部意見解決了，六爺的漁利，都包在我三爺的身上。」後兩點，是李六所最重視的。隨說：「如何才能實現財部的主張？」王克敏說：「自然要我當任有權才行。」李六便拍胸的說：「好！我負責。」約以次日再作決定。是晚，王克敏亦避赴天津。任小阿鳳如計泡製。越兩日，王克敏由天津返，李六來報：孫慕韓（寶琦字）辭呈，大總統已經批「照准」，由外交總長顧維鈞兼代總理。三爺的辭呈，未批，原件退還，表示沒有遞過辭呈。一場轟動政壇的風波，便被李彥青輕輕巧巧的平息了。小阿鳳之功，自不可沒。這次總理與總長爲金案意見之爭，王克敏表面雖獲得勝利，實際則毫無所得。這是因爲新總理顧維鈞，對金案的解決，由於外交上牽扯的問題太多，沒有積極去進行。而王克敏經過一番風險與勞神之後，所得者僅暫顧全了面子，與李彥青結成通家之好，寄下未來無限的希望而已！

移花接木色授魂與

孫慕韓下臺以後，原來孫王互爭之事，一切算是過去了。但未久，北京官場中，風風雨雨的又傳播一些捕風捉影的話。謂：「王克敏結交了曹大總統的嬖人李彥青，常於私邸後花園、中夜設宴，命其姬人小阿鳳侍酒。王克敏則藉故迴避。」李彥青雖得寵於曹大總統；但爲一心無點墨，出身微末的小人，如有所需，大總統無不答應。他替王克敏說話撐腰，凡天津人，無不知之，多謂爲無恥。好事者，且以兩語贈之曰：「博士

分桃，紅杏出牆。」這些謠言，可能係仇家或孫派人士所捏造出來的。但事實上，雖未全中，亦相差無幾矣。須知無風不起浪，既已起浪，必然有風。這風時人即有如以下之傳述：

李彥青以小阿鳳伶俐活潑，早有垂涎之意。

及孫寶琦與王克敏互爭不讓之事發生，以為有機可乘。適王家那天邀他飲宴，他亦藉機逞能。表示負責，以博王夫婦之歡！小阿鳳為牢籠計，亦假獻殷勤！李六妄念既萌，乃約以俟探消息，再作決定。由於互有要求，雙方自然心領神會。王克敏眼睛而未瞠，當與小阿鳳設下一套「移花接木」之計後，即赴天津。小阿鳳當許以重金，商得某胡同手帕交怡琴老六之同意，將其隨身的小姑娘阿寶，借來作為自己從小帶大的侍婢。次日，李六如約至王家。阿寶奉茶，李六驚為天仙，愛不忍捨，且稱「強將之下無弱兵」。小阿鳳微笑不答，知事已諧。李六詢問阿寶身世經歷之後，再三要求小阿鳳割愛，任何條件，都願接受！小阿鳳說：「六爺，阿寶是我最愛的人，昨日才由上海接來。待三爺的事，費神辦好了，我當以阿寶當女兒，遣嫁給六爺，也是她的福份。」李六高興極了，當說：「三嫂，上海人閒話一句，明日報命！」如是王克敏仍留任了財政總長。李六亦將阿寶藏嬌金屋。小阿鳳雖花了一筆錢，自己差幸金蟬脫殼，未墮名節。王克敏冒險過激灘，也幸未弄巧成拙。所謂「博士分桃，紅杏出牆」，大家仍祇好存疑。

民國十三年，直奉戰爭發生，直系慘敗。馮玉祥倒戈，進行所謂首都革命，曹錕被迫下臺；

溥儀被趕出宮。政治地盤另作分配。幾番協調周折之後，由段祺瑞出任臨時執政。段氏執政之初，安福系又略具復興氣象。及徐樹錚在廬房被馮玉祥殺害後，馮、段相互利用之局，遂告破裂。段氏原無什麼實力，至此便趨於衰微。王揖唐為挽救安福系的頹勢，便巧施美人連環妙計，將其侍妾即顧太太的養女小阿鳳，（正由漢口來京，紅極一時），下嫁給王克敏為妾，（後已扶正）

最初小阿鳳執意不肯，以王克敏兩眼深凹，其貌不揚。經顧太太再三取譬開導，始勉強成事。這在私的方面說：王克敏與王揖唐便結了畸形變態的岳婿關係。在政治舞臺上，互為勾結聲援，助長了王揖唐的聲勢。就公的方面言：此時安福系得到王財神（克敏）物質和精神上的支援，也復活躍起來。但都未加深王克敏的安福系色彩。

王克敏在北洋官僚政客中，原無什麼黨派色彩。他素以實際利益，重於一切虛空的政治派系。所以他在政治上，時向甲、時走乙，都未真屬於某黨某派；但政客手段，却要得十足。誰給他財政總長，他就支持誰，並不管他什麼派系。相反的，做他上司的內閣總理，也不問他有無什麼派系？祇要他能在財政上支持這內閣，就給他當財政總長。他過去在王士珍內閣時，能一步登天，也就是靠的「財神」實力。換句話說：能在實際政治上，得到互相利用的效果，即為得之，派系對他，並無關重要。這也就是民初政治，不能上軌道的主要原因。此亦王克敏之所以為王克敏，與王揖唐愛搞黨派異其趣的地方。所以王克敏在北洋內閣多次改組中，都能蟬聯財政總長

，並不是依仗了什麼派系。後來雖有所謂華北「滿」、「日」（王克敏）、「皖」三系的鬥爭，都不過是好事者所捏造出來的「說詞」而已。因為沒有形式，也沒實質組織。

多田支持芳子引線

「九一八」事變後，王克敏在華北之得意，與後來所謂「日系」，能直接溝通東京的關係，完全是由於日人多田的支持。多田之所以要積極支持利用王克敏，固以其為「日本通」，而借重「財神」，更為其主要目的。其間之穿針引線者，便離不開川島芳子。

川島芳子，有日本名字，並不是日本人，而是滿清肅清王的小女兒，原名金碧輝。肅清王在旅順時，曾將她寄養在日人川島浪速家中，取了這個日人名字。她幼年聰明、伶俐、活潑。及長，日語說得極為流利。以清室貴胄之女，周旋於日本人之中，自然突出於眾。滿洲事變後，她更展現異彩！日本少壯派的軍人，多色鬼而兼好奇，與之交接近者，實多其人。這並非她有什麼政治或特殊的本領。時多田任滿洲軍事最高顧問。川島芳子以川島浪速的淵源關係，拜了多田作乾爹（義女），就在多田的宿舍住下。乾爹、乾女打得火熱。乾女兒侍奉乾爹，亦無微不至。熱河之戰以後，她會介紹張宗昌舊部的程國瑞、方永昌為日本皇軍效力。程、方兩人，當然是受川島芳子的支配指揮，至是她乃有「金司令」之稱。「金司令」與「浪漫女」齊飛，狼藉聲名，傳播遐邇。溥儀（滿洲國皇帝）聞之，殊不能耐，乃授

意其兄金碧東，叫她速回日本。她不得已，乃離滿洲至天津。

七七抗戰之前，多田曾任天津日軍司令。王克敏與多田之發生聯繫，就在此時，也是由於川島芳子的拉攏介紹。中國對日抗戰期中，日本有所謂：「多田聲明」，會鬧得中外大譁。多田即是日本在中國班子里裏，所謂五虎將——板垣、土肥原、岡村、磯谷、多田——中之一，却是五虎將中，最軟弱的一個。但他佔有另一種優勢，即他曾在中國入學讀書。中國語文，比其他四虎將，都要好。後來居然做了參謀次長，又轉任為華北最高司令官。川島芳子這次由滿洲來到天津，故態未改，鬧過很多花邊新聞。多田又勸她回到日本。七七事變後，她再由日本來北平住家。及多田轉任華北北平最高司令官後，她又從中加深與王克敏間的勾結。多田以王克敏為「日本通」，這種人才既難得；而「王財神」的聲名，最易引起號召；亦極力予以支持。川島芳子，此時除與多田往來外，並介紹一些乾女兒，平劇坤角如吳素秋、李玉茹等人，包圍在乾爹左右。多田的風流蕩事，從此亦與川島芳子並醜共負了。多田因常微服夜出，深宵始返，所有這些行爲，盡被王克敏偵悉。頗不以爲然，於是逢人便說。多田知之，也不稍露聲色。某日多田與王克敏因公相晤，多田微笑告王曰：「三爺，貴國有幾句成語：逢場作戲；河水不犯井水；請高抬貴手；怎樣講？」隨顧左右而言他，一笑而去。責人不留半點痕跡，日人牢籠漢奸的手段，也算高明。二十九年僞「華北政務委員會」組成，王克敏未能久於委員

長之位，固爲汪精衛在倒他，或許也是多田給他的小小警告。

東山再起割治華北

國民政府十七年北伐成功後，對王克敏等下令通緝。爲時未久，又予赦免。二十年，政府設立北平財政整理委員會，張學良任委員長，實未到任。王克敏以副職掌握處理的全權。二十一年，王克敏任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。二十二年，政府設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，王克敏以委員兼財務處主任，管轄河北、山東、山西、察哈爾、綏遠五省及平、津兩市。所有政治、經濟等大權，則全操在王克敏的掌握。這是王克敏東山再起後的巔峯時期，也是他腳踏兩條船的開始。二十四年夏，華北政局，日趨惡化。汪精衛出長行政院，任命王克敏爲天津市長。他藉故未去就職。六月，日人以黃郛不願接受指揮，深爲不滿！由於日本特務頭子與多田的支持，政府乃派王克敏繼黃郛，代理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。十二月，政府設冀察政務委員會，宋哲元任委員長，王克敏爲委員之一。廿五年七月，王克敏繼蕭振瀛長冀察政務委員會之經濟委員會。隨藉口不得日方的諒解，便辭職杜門謝客。實則他在此時，與日方，正在陰謀設計，別有所圖。故未逾一年，震驚世界的華北事變突發。

二十六年，七七事變，中國抗日戰爭爆發。平、津相繼陷落。宋哲元、張自忠等，不得已，乃先後撤退。日方乃決定實行早已籌劃的「以華制華」策略，利用一羣失意的官僚政客，成立二

個華北傀儡組織。十二月，王克敏、王揖唐、湯爾和、齊燮元輩，接受了日方的決策，奉命組織了僞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」（簡稱臨時政府）。王克敏被任爲委員長，做了華北羣奸的首領。同時，他又擔任了新組成的所謂「新民會」會長。以後，日本鐵騎所至之地，總要組織一個類似新民會的民衆團體，作其政治外圍。除華北的「新民會」外，滿洲國有「協和會」；華中有「大民會」。日本人注重實際政治，也重視政治外圍的輔翼；而王克敏原是最重實際政治，而輕視黨派活動的人。故他對於新民會的活動，既不起勁，也不看重所謂「政」「會」一體。此固鑒於日本人的派系之爭，亦王克敏後來時時起原因之一。王克敏雖不樂於此，二十七年，在北平成立一所謂「國立新民學院」，却由王克敏兼任了院長。王克敏這個傀儡，形式上已割治了華北政治與文化思想兩大權。

以華制華羣魔亂舞

日本在中國北方，既有僞「臨時政府」。及南京中國首都陷日後，二十七年三月，又組織一個僞「維新政府」，由梁鴻志、陳羣、溫宗堯等傀儡登臺演唱。前者已明揭舉「中華民國」；後者雖未舉國號，則類似中央；顯然的，又是南北政治的一大割。日本侵略軍，攻陷我首都南京以後，便有設立僞「中央政府」的計劃。苦未找到適當的漢奸出來負責。因爲這是實施「以華制華」政策所必需的最重要的傀儡。汪精衛沒有與日方勾搭穩妥之前，日方原有「南唐、北吳」的設

計構想。及唐紹儀在上海被殺；吳佩孚義不就範；又有移王克敏南來之意。終以王對全中國之物望不夠，作了罷。日人極盡威脅利誘之能事，終把汪精衛捕獲上來了。二十九年三月，汪精衛在南京組織成立僑稱中央的偽「國民政府」。一切形式組織，均仿已遷都重慶的「國民政府」。事先在日人指導監督之下，召集南北「維新」、「臨時」兩偽政府的首領，在青島舉行協調會議。會議結果：將南京偽「維新」政府解散，任梁鴻志為偽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；溫宗堯為偽司法院長。北平偽「臨時政府」，僅名義取消，改為偽「華北政務委員會」，初以王克敏為委員長，（王揖唐則改任南京偽府考試院長）。名雖隸屬於南京偽中央，實際仍然獨立。南北雖未明白劃界分疆，如上海偽「中央儲備銀行」，即南京偽政府的中央銀行。其活動範圍，僅限於上海、南京、武漢、廣州等地區，不能到北方。其割治形象，已很顯然。此實日本慣技：「分而治之」絕不「予以統一」的陰謀策略，並毫不足怪。故王克敏掌握着華北地方大權，依然如故，直到三十年五月，始由王揖唐接任。

王克敏為何下臺？蓋自日本製造「九一八」事變以後，華北所有一切地方性的政治組織，都有王克敏參加。故華北亦以王克敏為最有聲有色。及汪精衛南京的偽中央政權成立，汪精衛深覺王克敏的見識手段，與對政務之練達老辣，尤其日本人對他的信賴，都在自己之上。頗為忌嫉，時有「倒他」之念，便常乘間向日本人進讒。王揖唐因而垂手得到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，王克

敏則被棄如敝屣。兩王原是貌合神離，從此亦交惡暗鬥。王揖唐的資格，原較王克敏略高一籌。二十九年三月，王克敏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時，王揖唐齒以委員在其屬下供職，聽他管轄指揮，心殊不平，芥蒂愈深。他們雖有裙帶關係；但到了利害關頭，也是不認得親戚的。何況王克敏素來是看王揖唐不起的。徐世昌過去雖評王揖唐「官歷中外、才兼文武」，也沒有改變過王克敏對他的輕鄙心理。尤其王克敏娶了小阿鳳以後，王揖唐真欲以「泰山大人」自尊，騎在王克敏的肩土上是王克敏所不能忍受的。平心論事：王克敏在科甲出身上，雖遜王揖唐一級；在才智、氣魄、能力上，王揖唐却輸了王克敏一籌。總之，華北的偽政權，翻來覆去，都是由姓王的掌權的，從王克敏而王揖唐，而王蔭泰（浙江紹興人，字孟羣，北洋外交總長）。朱深（淵博，曾任北洋司法及內務總長）幹了半年，死去。仍由王克敏繼續幹了一年，霹靂一聲，便送華北偽政權壽終於原子彈之下。王揖唐在偽政權的末期，則聲勢大挫，徒坐視王克敏、齊燮元、殷同三雄新興的角逐，直到偽政權的落幕。

覆巢之下漢奸喪命

歷史上，古代的侵略者，多以勝利者的姿態，屠人之城、滅人之國。近代的侵略者，則恆假手於敵國的傀儡，以統治其國家人民。中國在華北的地方政權，自日本侵華、「九一八」事變之後，形式和實質，迭經變更，直迄偽「華北政務委員會」成立，性質則全變了，乃一純粹日本的

傀儡，為虎作倀的政權。但這個傀儡政權，却具有奇怪的統治指揮系統：最高至上，有日本天皇和其內閣；次有日本駐華政出多門的軍政頭子；再次有南京汪偽政府的中央。婆婆多着，層層節制，既常弄得莫知所從，而王克敏又常不按規矩系統，直通東京，卓視日本駐華的軍政頭子。而這些日本軍政頭子，又常巫師鬥法，各顯神通。王克敏既不受命於汪偽中央，又常挾汪偽以自重，或假造偽中央的情報，以惑日本朝野。這樣一個不倫不類、一國多公的偽政權，在全世界裏，實難找出類似的先例。其為脆弱無能悲慘的命運，則已早經註定。縱沒有原子彈的轟擊，燕巢幕上，苟存旦夕而已。覆巢之下，王克敏又何能幸免於難！我國經過八年的浴血抗戰，終於民國三十四年八月，獲得最後勝利！王克敏自然難逃國法的制裁。終以漢奸罪名，在北平被捕，拘囚於河北高等法院第一監獄。未久，因病與烟癮發作難治，於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，喪命獄中。時年七十有三。雖逃過了極刑之誅，而千古臭名，總是洗不掉的。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定價200元

全書三十五萬言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，附郵票貳佰元寄中外雜誌社，立即按址寄書（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玖元）